

六十年代的情懷 (一)

楊永漢(信報，2016年11月5日)

剛欣賞完青少年音樂劇〈時光倒流香港地〉，背景是六十年代的香港。主辦單位負責人說，很多六十年代成長的嘉賓，看了都掉下淚來。我正好是成長於六十年代，雖然沒有流淚，但那一陣陣的激盪的情懷與清晰的回憶，在腦際久久不能消退。由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，我居住在慈雲山的徙置區。九十年代初清拆，我特別回到故居走走，那種茫然若失，時間無奈流逝的傷痛感，如絲如縷纏繞胸膈，那一刻，真的淚流披面。每層四十間小住房，門戶開放，大部份沒有關門，隱隱看見自己小時候，穿插在每家的空間，捉迷藏、拍公仔紙、射波子，還有十字架豆腐、猜皇帝、何濟公、紅綠燈…。俱往矣，人情與奮進，似乎與清拆一起走了。

人情味

大概是 1964 年吧，正值小一小二年代，同區的小朋友幾乎全是來自貧窮家庭。當時也不知道原因，每天都很肚餓。我家經常吃的是芋頭飯或蕃薯飯，很易飽，也很易肚餓，尤其是放學後。

王伯——咖啡檔的檔主，很少說話。咖啡檔通常在晚飯前關門，小孩子們經常站在檔口旁邊看著王伯。咖啡檔旁有個鐵桶，是盛放麵包皮的。王伯常常讓我們拿桶內的麵包皮作零食，記憶中，王伯從來沒有拒絕和喝斥過。拿了麵包皮，我們會猜澄銀，勝出的會先選有花生醬或牛油的麵包皮，很緊張。雖然，長大後才知道，那些麵包皮是賣給豬農的，到現在，反而是會心微笑。有次，王伯弄了一杯奶水給我們喝，真是神來的水。

王伯退休後，新檔主是九叔，潮州人，與太太九嬸共同主理檔口。九叔經常唱潮州曲，又喜歡跟我談天說地，但基本上，我不大聽得懂他說甚麼。有次有機會吃餐蛋治，我說餐肉要大塊些。誰知九叔給了我兩塊午餐肉，但九嬸給了我很多說話。中學了，開始喝奶茶，有日，九叔告訴我他今天生日。我大笑說我請吃餐蛋治，九叔微微一笑，離開檔口，買了一斤燒肉和仔蒸，我們就一起吃燒肉。好開心的聚會，當然，九嬸在旁不斷說話，幸好不知她說甚麼。

我就讀禮賢會小學，家訪時，老師看見我家徒四壁，剛巧晚飯又是蕃薯，環境淒然。記得當時老師用很深情的眼神看著我，我猜想她心中忖道：孩子這麼窮，又這麼蠢，將來怎算！我想我家被評為極清貧。最後，我只需交一元學費，還參加了五毫子一月，逢星期一、三、五留校的營養餐計劃。所謂營養餐，是放學後，拿了飯壺盛菜和飯，一群學生就蹲在禮堂吃。我最喜歡是餐肉蕃茄，飯是微黃的糙米，可以不斷添食，至所有食物用完。後來才知道，我和哥哥留校吃飯，母親是豉油辣椒撈飯。有件事經常激怒母親，就是常常遺留飯壺在學校。

還有是「佛光街救濟粥」和美軍物資供應。救濟粥是星期日有小巴泊在停車場，大聲公廣播有粥派，我們就排隊取粥。我家拿了一本登記簿，定期取美軍軍需食品，物資非常豐富，尤其是有不同內容的罐頭。